

梨花满身刘方平

□陶晓跃

刘方平出身于宦宦世家,其父、其祖父、其曾祖父都是朝廷命官,可他却隐居于颍阳大谷,“尚高不仕”。刘方平的好友皇甫冉曾赠诗“篱边颖阳道,竹外少姨峰”,就点染出了他远离世俗的生活环境。

刘方平“二十工词赋”,而且“善画山水,墨妙无前”。在与山水水水的交流中,刘方平的心性也就变得淡泊,与世无争。

“更深月色半人家,北斗阑干南斗斜。今夜偏知春气暖,虫声新透绿窗纱。”这首题为《月夜》的诗,就像一首小夜曲,弹奏出来的是平静、宁谧的音符。夜半更深,斜月朦胧,庭院里偏西的半面浸映在淡淡的月色下,万籁俱寂,忽有虫儿的鸣叫声,透过绿色的窗纱传入枕边,那该是春回人间的最早的声响吧。

想想,倘若浸渍在案牍劳形的官场,何以有这样的的心思,细画寒夜的静谧,用细腻的笔触捕捉稚嫩的虫声来传达生命的萌动、春天的暖意?

刘方平进入了一个很少有人进过的境界,他“活”得自在潇洒,人间的一切纷扰似乎都与他无关。他的《秋夜泛舟》,即使是满腹的乡思之愁,也是淡味的。

“林塘夜发舟,虫响荻飏飏。万影皆因月,千声各为秋。岁华空复晚,乡思不堪愁。西北浮云外,伊川何处流。”秋夜从林间的水塘泛舟,听到的是虫子的啁啾,看到的是芦荻的摇曳。月光轻盈泼洒,万物的影子为之而舞动;秋风曼妙轻浮,千种的声音为之而传响。岁月流逝日复一日,装载着绵绵不断的乡愁。那西北浮云游动之外,伊水又将在何处流淌?诗中“万影皆因月,千声各为秋”,道尽“月”“秋”带给人间的变化。诗人对自然物的感知,细腻至极。

洪国公李勉爱慕刘方平,曾用家宴款待刘方平,并力荐他到朝廷做官。可刘方平不改初衷,婉言辞谢了李勉的好意,依旧归隐山林,悠哉游哉。

刘方平留下的诗不多,佳作却不少。他的《采莲曲》就只用了二十个字,惟妙惟肖地塑造了一群可爱的采莲女的形象。

“落日清江里,荆歌艳楚腰。采莲从小惯,十五即乘潮。”江水清澈地流淌,水面上跳跃着夕阳的点点金光;江南女子轻盈地穿梭在莲花深处,优美的歌声随着莲叶的翻动而荡漾。这些女孩从小就能够熟练地采莲,她们在小小年纪就能自如地驾驭风浪。

诗人剔除了雕饰,以质朴的语言,唱出了一曲赞美劳动的歌,使人恍若身历其境。刘方平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宫怨诗《春怨》:“纱窗日落渐黄昏,金屋无人见泪痕。寂寞空庭春欲晚,梨花满地不开门。”诗从屋内的黄昏渐临写到屋外的春晚花落,从近处的杳无一人写到远处的庭空门掩。少女置身于这样凄凉孤寂的世界,注定是以泪洗面。

辛文房在《唐才子传》里评说刘方平的诗“多悠远之思。陶写性灵,默会风雅,故能脱略世故,超然物外。”刘方平不关心人间是非、不过问功名利禄,他只是一味地在天地间诗意地栖息,落满他身边的一定是那洁白洁白的梨花。

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上,有两种相反的倾向:一是将艺术生活化,将生活的庸常、琐碎、无聊直接搬到作品里,甚至内化为作品的特殊风格(比如新浪潮电影);一是将生活艺术化,用浪漫、唯美、诗意将生活包裹起来,使其显得温情脉脉(比如“小清新”情调)。

在我看来,将生活艺术化是太“萌”、太“文艺青年”,但不失可爱;将艺术生活化则太“轴”、太“二”,让人厌烦。前者太过,后者不及,都不是理解

生活和欣赏艺术的恰当态度。

在本质上,生活终究是庸常、琐碎、无聊的,生活不可能真正变得浪漫、唯美、诗意——浪漫、唯美、诗意不可能成为生活的常态。事实上,正因为浪漫、唯美、诗意永远是匮乏的,才成其为浪漫、唯美、诗意啊。

将生活艺术化是不可能的,而将艺术生活化则是不必要的。

我们对于“真”的追求,应体现在学问方面,而非艺术方面。我们并不

需要艺术告诉我们生活的真实,告诉我们“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”。我们已经受够了生活的庸常、琐碎、无聊,还需要用艺术的庸常、琐碎、无聊来提醒我们吗?

艺术终究不能脱离我们的心理需要。生活已是如此庸常、琐碎、无聊,我们需要的是艺术的慰藉,需要艺术充当我们的乌托邦和安慰剂。我们需要的是像艺术的艺术,而不是像生活的艺术。

生活艺术化,还是艺术生活化?

□冯华

绿茶画名家书房·钟叔河

1931年生,出版家、作家、学者。



钟叔河书房·念楼

2019年7月,终于得访“念楼”。一见如故,开心畅谈。间隙在念楼画书房速写,钟老在小画上题写:“相知二十年,今日才相见。一见更倾心,珍重此见面。”这番留言让人感动。

灯下读钱

《顾廷龙日记》中的钱锺书(八)

□钱之俊

有学者说,钱锺书在上海期间,“时常与一些老辈文人交往”,特别是抗战胜利后,他“与‘现代中国文学界’以及现代学人发生了大概他一生中最为广泛的联系与交往。在此之前与之后,他似乎再没有集中见过这么多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。”“钱锺书与这些人在一起,其基本内容,大体一是吃饭,二是聊天。”(李洪岩:《钱锺书与近代学人》,第132、138~139页,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版)这些文化界名人的出现,此前我们从《郑振铎日记》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《叶圣陶日记》等文献的记载中已约略可见,《顾廷龙日记》再次丰富了我们了解钱锺书在上海时期与文化界交往的了解。

从顾廷龙的日记看出,即使在抗战的孤岛时期,钱锺书与文化界的交往也未停止。上文已提到,钱锺书第一次出现在顾廷龙日记中,是1943年2月19日,旧历年的正月十五,李宣龚请人吃饭:“拔可招午餐,座有陈瀛一、夏剑丞、陈伯冶、林某、沈剑知、钱锺书、朱象甫诸人。”(第298页)除正月十五这一次记载,在是年4月和8月份,顾廷龙又记载了两次李拔可请客的记录:

1943年4月4日,“拔翁招食茶点,座有冒鹤亭、夏剑丞、沈昆三、沈剑知、瞿凤起、旭初、顾公雄、叶□□、黄霭农、钱默存。”(第305页)

1943年8月10日,“拔翁招晚餐,座有冒鹤亭、夏剑丞、沈昆三、剑知、瞿旭初、钱默存、叶□□等。”(第324页)

老辈学人中,李宣龚是比较赏识钱锺书的一位。在上海时期,钱锺书是李家的常客,两人时有诗作往来。纪健生《吴孟复心目中的钱氏父子》言:“拔可先生诗名远播,人格可敬,‘主持海上坛坫40年,爱惜朋友,奖励后进,不树宗派’(陈声聪《兼于阁诗话》),所以时贤乐与交往。常于家中置酒高会,宾朋满座,飞觞吟诗,为一时文坛佳话。尤其每逢重九,必聚客酬唱。……钱锺书先生对拔可先生也十分推崇,并早成为硕果亭中的座上客。”1945年,李宣龚在上海举办隆重典礼,庆祝七十大寿,钱锺书也写了祝寿诗,其中有“推排毫厘巍然在,名德无须畏画描”语,足见李宣龚在他心中的位置。



新书快递

藏书·家:爱书人与他们的理想书房

[美] 尼娜·弗洛登伯格、
谢德·戴格斯著 山山译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本书带领我们走进全球32位作家、艺术家、设计师和收藏家的书房,听他们讲述藏书背后迷人的历史和故事。然而,这本书讲的不是遥不可及的书房,也不是装饰精美的住宅,它展现的是书籍讲故事的力量。家的温暖,来源于被喜爱的事物包围。

心的事情

黎戈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黎戈经年沉淀,将笔头瞄准日常生活,记录关于“心的事情”:窗前的植物、流浪阿味的日常、医院里的普通护工、城市的四季更替和无数书籍的体温。这是作家与内在自我的对话,袒露出那些存于日常之间隐秘而深刻的情感。她的文字在散步、阅读与生活之间迸发出直觉式的表达。



中国大猫:13种中国野生猫科动物的发现及保护故事

吕植著
中信出版集团

中国有13种野生猫科动物,得益于中国科学家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的付出,人们终于有机会更全面、更深入地了解它们。本书以文字、图片、手绘图和红外视频等形式,给我们呈现关于中国13种猫科动物研究、保护和目击的故事。

书房记

程章灿、史梅编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本书收录了40篇南京大学学人谈自家书房的随笔,滋味醇厚、感情真挚。作者们来自南大文、理、工等十余个院系,有知名学者、院士、博士生、企业家等。内容围绕买书、藏书、读书、写书的人生经历,分享自己学习、研究、教书、育人的心得体会。